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

文学评论与批评集成丛书
胡亚敏 编

WENXUE CHUJI
文学评论与批评集成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胡亚敏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622-3540-8

I . 文… II . 胡… III . ①文学评论—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 I06-53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9220号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

胡亚敏 主编

责任编辑:曾 魏 责任校对:王 帆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版次:2007年6月第1版 印次: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4.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前言

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襄樊

学院中文系、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和湖北方圆图书发行公司协办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2005年6月26日至28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杜克大学、加州大学、纽约大学、乔治敦大学、新泽西罗格斯大学,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巴西圣保罗大学和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8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很高学术含量的会议,会议的三个议题——“文学批评的当代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都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话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强烈兴趣。为了使会议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大会特意邀请了国际文学理论界对这些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与会,这些学者为参会做了精心准备。会上有30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其中包括国外代表14人,国内代表16人),还有不少学者在小组会上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本书收录的27篇论文均选自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还有一些精彩的发言由于参会者仅提供了论文摘要而未能收入。

与会学者在理论研究上所表现出的建设性态度是这次会议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会上,代表们致力于从多方面对文学批评理论话语作理论建构;当代社会如何交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火炬,如何应对全球同步影视的问题,网络文学的阅读批评问题,怎样看待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身份、种族和身体的政治化以及恐怖和暴力等问题,乃至如何在大学教育中警觉拜金主义的膨胀等等。詹姆逊在

萨义德“旅行理论”的启示

——不同的理论研究模式及反思 陶家俊 (209)

历史诗学的叙事与意识形态分析

——从海登·怀特到詹姆逊 梅启波 (221)

生命中的二元对立

——弗洛姆人论中的辩证思想 方幸福 (234)

符号学·话语权力·霸权理论

——英美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与实践 张贞 (244)

美国的无产阶级小说

[美]芭芭拉·弗雷 (250)

印地安纳·琼斯和罪恶之殿

[美]亨利·施瓦茨 (269)

黑眼睛，白面具：关于“双眼皮”美容典型性

和种族模仿的解构分析 [美]李圭 (280)

文化研究及其诸众：“坚实历史”，学术劳力和“全球大众文化”

[美]迈克·希尔 (297)

科幻小说：美国文化的表征

[美]伊丽莎白·安妮·赫尔 (318)

类型小说，科幻小说，追寻乌托邦

[美]查尔斯·N. 布朗 (331)

女性主义批评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沟通

陆兴忍 (338)

网络空间与女性亚文化

徐敏 (348)

Contents

1. What Is Dialectic? Fredric Jameson (1)

Postmodern Ethics in Literature: Late Derrida,

Morrison, and Others J. Hillis Miller (13)

3. Mao Zedong and His Reader Consciousness

..... Tong Qingbing (31)

4.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and

Space in China Wang Fengzhen, Xie Shaobo (37)

5. The Ends of Theories Massimo Verdicchio (56)

6. "Intersubjectivit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 Zhang Yuneng (73)

7. Literature as a Fictitious Ideology Sun Wenxian (83)

8. Political and Psychic Economies of Property and Personhood

..... Gabriele Schwab (91)

9. The Bioeconomic and Culture Today Eric Cazdyn (103)

10. What now? What Is There Still to Do for Committed

Cultural Criticism? Maria Elisa Cevasco (116)

11. On the Patterns and Themes of Marxist Aesthetics of Art
and Literature in the Post-classics Era Tan Haozhe (127)

-
- | | |
|--|--|
| <p>12. On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ultural Stud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Theory Proposed by the Birmingham School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Fredric Jameson and the Culture of the Third World Hu Yamin (162)</p> <p>13. Fredric Jameson and the Culture of the Third World Ma Chi (147)</p> <p>14. Benjamin's Messianic Idea and Jameson's Utopian Idea
Guo Jun (174)</p> <p>15. Politics in Form: An Introduction to and Comments on Western Marxist Conceptions of Politics in Literary Forms Zhang Kaiyan (185)</p> <p>16. On Said's Traveling Theory: A New Approach to Theoretical Studies Tao Jiajun (209)</p> <p>17. The Narrative and Ideology of the Poetics of Historiography: From Hayden White to Fredric Jameson Mei Qibo (221)</p> <p>18. The Binary Oppositions in Human Life: The Dialectical Ideas in Erich Fromm's Human Studies Fang Xingfu (234)</p> <p>19. Semiology, Discourse Power and Hegemony Theo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Zhang Zhen (244)</p> <p>20. The Proletarian Novel Barbara Foley (250)</p> | <p>21. Indian Jones and the Temple of Crime
Black Eyes, White Hood: A Para-Sartrean Reflection on the Cosmetic Exemplarity and Racial Mimesis of "The Double Eyelid" Henry Schwarz (269)</p> <p>22. Black Eyes, White Hood: A Para-Sartrean Reflection on the Cosmetic Exemplarity and Racial Mimesis of "The Double Eyelid" Kyoo Lee (280)</p> <p>23.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Multitude: "Hard" History, Academic Labor, and the Search for a "Global Popular" Mike Hill (297)</p> <p>24. Science Fiction as a Manifestation of Culture Elizabeth Anne Hull (318)</p> <p>25. Genr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The Quest for Utopia Charles Brown (331)</p> <p>26. Communication Between Feminist Criticism and Everyday Life Critique Lu Xingren (338)</p> <p>27. Cyberspace and Female Subculture Xu Min (348)</p>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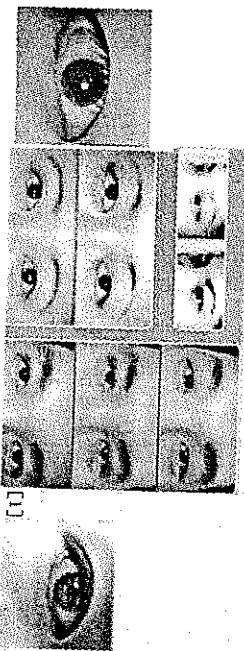
黑眼睛，白面具：关于“双眼皮”美容典型性和种族模仿的解构分析

眼皮情结背后隐藏着什么？这一需求看似空虚、轻浮和边缘化，可是它后面隐藏着什么？这一变单为双的转换中究竟承载、传递和展示了一种什么信息？亚洲人对眼睛——这一身体的隐秘部分进行整形，其规模、形式和意义令人深思。至少有五条理由（如下1~5）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奇特。更奇怪的是，这些原因本身亦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美〕拉格朗日学院 李圭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赖艳译

一、人造的眼睑褶皱；双眼皮情结



〔1〕

眼睑整容术是指在上眼皮处做出切口而增加一道眼皮褶皱，从而制造出永久的眼睑褶痕。双眼皮显得眼睛大，而且人们认为双眼皮会使他们思维更清晰、更敏锐。为此，双眼皮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成年和未成年女性追求的东西。在亚洲，人们要么做手术开双眼皮，要么对自己原有的双眼皮多加修饰。无论如何，她们一定要是双眼皮。

可是为什么？无论双眼皮或是单眼皮，都是一样地看东西，难道看到的会有不同吗？增加的那一道褶皱不过是装饰，难道不是吗？或者它不仅仅是装饰？割双眼皮——这一亚洲人特有的需要，让人产生上述有关功利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双重困惑。那么究竟这双

二、外表/可见

1. 表现自己，还是不表现自己，这是个问题。与鼻部整容、颊骨磨削术等其他脸部手术相比，双眼皮手术的对象是极小、极精细的脸部区域。然而，手术后的整体效果却令人惊讶。人造双眼皮引起了巨大的连锁反应，立即改变了脸的整体形态。一道皮肤的褶痕就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扁平脸部变得生动而自信。双眼皮让人突然变得，至少是突然觉得，自己在社会生活里更引人注目，它改变了包括自我形象在内的感性认知。

通过某种仪式，从隐身的人变为可见的人，这在政治现代性的语言描述中意味着建立自己的抽象个性。对人来说，能够清晰地自我展现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条件之一。“权力最初的结果之一就是它允许身体、手势、话语和欲望得以认定并建立为个人的……换句话说，个人并不是权力所对应的人，而是权力的结果……是一个中转站，（目视的）权力通过它所建立的个人本身。”^{〔2〕}后天获得的双眼皮是个有趣的例证，它说明了权力在肉体上的渗透性和可见性，以及两者在自我形象和自我展现架构中的交汇。身体成为纽带、中转站，为权力的传输服务，而并非自称拥有权利的自由主体。所谓身体，只是发育完全的个体因个性化而可见，也就是政治主体需要被其他主体看到，并以此获得地位。换句话说，视觉权力的自反性的社会物力说就是凝视的权力流经个人的身体，而并非仅仅使其客观化。而身体的政治结果比如自豪或羞耻感是权力通过内在化或是主

观化（用福柯的话表述）分布的结果。割双眼皮，一种通过手术获得权力的过程，建立、激活并征服了作为政治个体的个人。嵌入单眼皮的另一层眼皮，就像双层玻璃，透过个人的目光，而权力就在目视的交换中得到传递。但是，权力传递给了谁呢？又是什么样的权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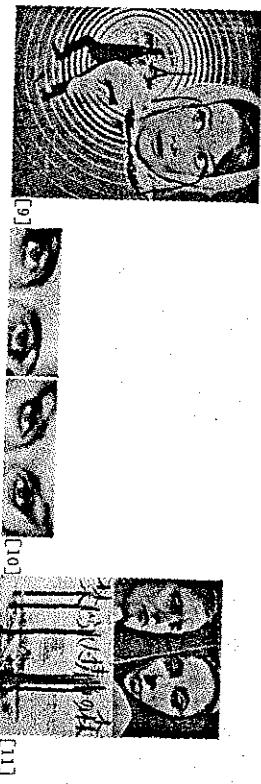
2. 问题的关键在于种族的可见与再现。这一通过改变眼皮来寻求自我表达的做法，其背后动机与种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上亿的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必然地意识到他们的黄皮肤和杏仁眼。帝国扩张主义的政治现代性使人口大量迁移从而造成了短暂休止形象化，其方法是以地域—种族名词来标志、追踪这些断层。于是，殖民统治下的黑人身上是黑皮肤，却带着白面具。有色人种，一旦他们到达白人的国度，其肤色就成了他们新的名字。这证明了以下行为发生的速度和广度：笛卡儿—康德理论系统的偶然的现代性由“第一世界秩序管理”和建立^[3]，它通过使自身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种族化，依照预想的中心/边缘性和感知的高等/次等的差别来制造出政治平民。如此，整个生物的、社会的人种歧视系统由人类冲突不断反复的“二元对立”产生（如福柯在霍布斯政治哲学所注意到的），这一系统使种族化了的他者编码系统化，这一他者“永远地，不断地渗透入社会中”^[4]。在他面前认识自己，把自己视为潜在的有权利不被染色的社会人，就好像同黑格尔、萨特和拉康一样，去首先认识到某个缺失，某种色彩的缺失，无论他是黑色，褐色，红色，粉红，还是黄色。成为完整的人首先要通过以社会为媒介的自省来否定自身内部——并且最终是自由地否定，这也许只在和平主义的乌托邦中才能实现。

那么，华人怎样才能变成美国人，而美国人的视角又怎样使他认识到自己仍旧是华人呢？他怎么做才能使放逐或监禁的可能性最小化，并且避免（根本无法逃避）事实的或是象征性的自我放逐而导致的混乱？答案是通过种族间的凝视，黄色的缺失；通过另一只

眼的补充，或者说是通过手术手段复制想象中的美国人的眼。帕克先生就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位韩国翻译，在朝鲜战争期间，由于决定移民到美国去，就做了双眼皮手术。给他主刀的是拉尔夫·米勒医生（D. Ralph Millard），一位负有“在亚洲重建美国慈善形象”职责的美国军医^[5]。

五十年之后，韩国总统卢武铉（Roh Moo-Hyun）（这里，我指的是2005年2月围绕总统与总统夫人眼部手术的争论），面对双眼皮手术，面临着双重风险：他必须在“亚洲与美国的夹缝中”^[6]传达美国政策在全球宣扬的对朝鲜半岛的好意。

帕克先生的经历，还有卢武铉的例子，都有关审美意识的殖民力量，以及被殖民者的焦虑与哀悼，其中包含的历史性并不是个人形象的虚荣所能全部涵盖的。值得争论的是通过形象的技术政治而产生、分散并且加强的内在化的审美霸权主义。人人都想成为别人向往的对象。2002年大选时，选民对于卢武铉那张毋庸置疑的朝鲜族人的宽阔扁平的脸的反应是矛盾的。我们可以看到谴责卢武铉的人们所持的民族主义批评主要是以下几点：(1) 西方的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与启蒙话语，并通过这一话语传到东方。现在，这一概念已经跨越民族、种族及文化界限而标准化了。(2) 但是，这些标准在东方仍旧是极其欧化的。(3) 如此欧化，以至于韩国的第一张脸（总统的脸）或者说是最后一张脸，也已经象征性地被侵犯、被杂交，甚至被丢弃了。难道说推动外交的代价就是丧失自尊吗？有反对者认为：做了美容手术后，可以使自己在公共场合更醒目^[7]。可是，扮演薯头先生^[8]，不过是在充满白人的全球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小玩偶，穿着阿玛尼之类的名牌服饰处理或者制造少数民族问题罢了。种族使自我展示的问题全球化了，同时全球政治也使得地域—种族美学有了不同的等级；由于全球资本主义，“亚洲人的脸正在渐渐西方化”。然而，这种变化是单向的吗？



三、消失/隐形

3. 西方人的眼睛是亚洲人模仿的对象，那么那只西方眼睛的范本究竟在哪里？在人身上吗？谁拥有它？谁知道它？显然找不到任何这样一个人。或者它来自他者的目光：只有当没长杏眼的人说你长着杏眼的时候你才拥有所谓的杏眼，只有没有双眼皮的人说你是双眼皮的时候你才真的是双眼皮。这样的结果是，自我的视觉感知（包含自我认知）的认识论立场变得模糊。

我盯着自己的脸，想知道我究竟长得怎样。我看起来和周围的人一样吗？我长得像中国人吗？我的眼睛小吗？是倾斜的吗？有一次，朋友问我这么细长的眼睛能否看清楚东西。我坐在镜前，努力睁大自己的眼睛。也许我看到的真的比我本应看到的少。我仔细查看自己的眼睛。我于是决定每天做“睁大眼睛”的练习，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融入美国社会了。^[12]

这镜前的一幕出自互联网上讲述的一个华裔美国女孩的故事。它典型地表现了主体间的目光所具有的叙述力量。请注意不同人种间目光的辩证复杂性：尤其是镜子——镜子，墙上的镜子，这世上谁的眼睛最丑陋？——的回答将是：你，你这个他者，你的眼睛最丑陋。在这里，镜子成为了人与自我视觉对话的工具，它本身反映出“他者”的内化的凝视或目光，而人对此他者目光的回应是黑格尔所认识到的自觉和自我否认。假定这种交互识别的现代性同时在本体论意义上（例如：the “cognito”）和物质上（例如：黑格尔论权

利）建立在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那么现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范畴之中这一形而上的耻辱（即：自我身份的认定并不来自主体本身，而是由外部的或是连主体本身都不确定的因素决定）所揭示的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有那么一些隐形的东西，它们是表现的镜像政治与经济制度范畴内的解约约束物。这一点也部分说明了时尚业和化妆品的工作原理。这种后工业的视觉经济不断地从他者那里抽象出来和在按季节循环的形象中汲取灵感，并将这些形象分类，如：英国玫瑰妆、中国娃娃妆、英武—城市迷彩妆、西藏僧侣妆、吉卜赛流浪风情等，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们不可能首先对它们提出版权要求。然而，比较的关键是：西方人能够为他们的双眼皮申请专利吗？是谁或者是什么拥有双眼皮？他或它在哪儿？同样，顺便提一句：因为一些西方人越来越热衷于将他们的眼角上提，东方人是否也可以为他们的杏眼“征收视觉税”^[13]呢？西方人的双眼皮，过去是看不见的，可是由于亚洲人缺少它（这本来也是看不见的），如今成为可见的了；亚洲人可以做双眼皮，也使得我们发现西方人原本并不自知自己的双眼皮。这里的寓意是：主体间的观看是双重的，交织着可见和不可见。如果“黑色的灵魂是白人的产物”^[14]，那么，单眼皮则是双眼皮的产物，反之亦然。

4. 亚洲人双眼皮的不可见性是双重意义上的。亚洲人的双眼皮是双重的多余，双重的伪装。它的不真实是因为它是对不确定性（第一重过剩：正常规格深度的过度缺乏）的过度补偿（第二重过剩：对正常深度的过度刻写）。亚洲人的双眼皮是不可见的。首先是因为，既然人们以有无双眼皮来区分白人和黄种人，它们就难以为人察觉了；第二个原因是，那些通过手术获得的双眼皮异常明显。仿造的“双眼皮”只存在于有关西洋他者的视觉话语中，而这一视觉话语又产生了有关东方他者的视觉话语。然而，“它”的夸张是必要的，对于在双层话语境中生存来说是必要的。这一双层话语构成了街头与制度层面上种族偏见与种族评论的语言母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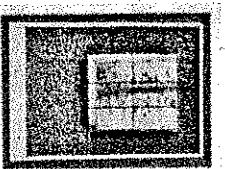
“所以，这一手术本身包含着矛盾：双眼皮既表示默认也表示颠覆。”^[15]换句话说，经过手术获得的双眼皮不过是双重的掩饰。首先，它隐藏了传闻的眼皮的缺少，即审美现代化的叙述中创造的空白；其次，它掩盖了这一事实：没有双眼皮的人们向往在视觉的帝国中获得最终控制权。

我们培养整容外科医生眼手的协调并付钱给他们来掩盖和扩大完美与实际的差距，而我们作为病人的社会—心理图景也因此而改变。这是一种共谋关系。在原本不同之处，两者都刻下了“双眼皮”的现象语言，而双眼皮的出处，对有着双眼皮的人（这种情况下，亦可以说对失掉双眼皮的人）来说是不可见的，我们只有在割双眼皮的模仿行为中找到其源头的微弱回声。

四、可见—不可见之外

欧—亚双眼皮表现出混杂的双重性和超现实的模棱两可，而这也并不能被简单解释为那些混乱地卡在历史铰链处的殖民受害者和被同化的外来人的幻影认识论^[16]。因为，恰是因为那些历史转折关键之处，使得可见/不可见的物体共处：交叉的时刻，相互转换与避让的时刻，而并不是仅仅将不可预测层层剥下。把眼皮表达的核心放大来看，是极其有效而显著的，比想象中沉默的独白、压抑的真实性的空白或是此二者之间的对话要更有效。亚洲人手术后获得的双眼皮并不是没有活力的受压迫的物体，它并不说明亚洲人的次地位，尽管在西方美学里这种次要性被认为是需要改正或弥补的。由于其他一系列相关原因，眼睛的双重性仍旧不可捉摸，我们只能对这些原因再度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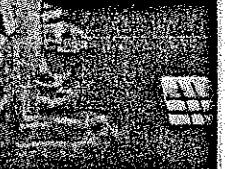
5.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种改造后的亚洲双眼皮当成一种附属的支架，是把溢出来的那部分形象用框装了起来。我们前面所作的反复分析是为了能够在哲学意义上揭示眼皮手术内在与外在的影响。但仔细想想，这一分析行为却显现出结构上的局限性。它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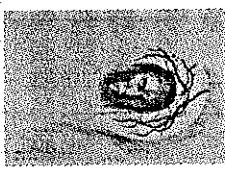
[17]



[18]



[19]



[20]



[21]



[22]

某种毫无头绪的约束，陷于有关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视觉与失明的讨论之中。请注意，从可见到不可见的叙述推进是在有关萨特式目光的例证中展开的。这一辩证过程尽管够复杂，但从眼皮的角度看，焦点仍在于眼睛的内部：即目光。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说法体现了自古以来眼睛所享受的崇高地位，因为透过眼睛，似乎那窗后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强度和力量都被清楚地展现了出来。知识即光或视觉 (theoria)，无知即黑暗或失明。自前苏格拉底和圣经时代以来，这一指导性、比喻性的四分法一直在产生、管理并强化内部等级的原初几何模式：光或视觉总是被置于几乎所有思想的中心，被命名为：“真理 (aletheia)”，“模式/理念 (eidos)”，“直觉”，“观念”，“公开/揭露”等等诸如此类。尽管意义与程度不同^[23]，看——这一“古老的欲望”和能力依旧包含在西方哲学想象中，它们被认为是感知的条件之一——甚或是感知的唯一必要条件，或者从更原始的意义上来讲，作为神关心人间疾苦的一种象征，甚至听觉（海德格尔），

由于你至少对原始的物体有了了解（至少有过一瞥），也是一种“预见”或是“已见”。在正统的西方哲学中，对于一切可以注视/聚焦的东西（如：眼球，眼睛本身，光的发出与接收点）的重视是占主导地位的。萨特的戏剧《禁闭》（*No Exit*）中加尔森（Garcin）被死去的男仆直勾勾的眼睛吓坏了。在此例中，眼睛具有控制他人的能力。视觉放大了它自己内部的运作和客体化的作用，而忽略了实现视觉的物质构造。奥斯卡·王尔德的短篇小说《渔夫和他的灵魂》浓缩体现了上述反讽（尽管作为拉康式的欲望的克制逃避策略，这一反讽是可以理解的）。当渔夫乔纳森看到小人鱼从海中出现时，他问道：“那个看着我的女人是谁？”他宣称：“我可不想让她看我。为什么她要瞧着我，用她那金色睫毛下金色的眼睛瞧着我？我可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我也不希望知道。”^[24] 加尔森逃避没有眼皮的，而乔纳森躲开的是有眼皮的。然而，他们在移开视线的同时，却又恰恰专注地盯着那些逃避物。这类眼光的躲闪，联系到种族领域相对的情况，即东方女性，和以下情况是类似的。亚洲人对眼皮的关注导致掩饰的暧昧，而掩饰的暧昧导致意义的滑移。结果是，东方将西方的目光折射了，复杂化了。如今这种折射与复杂化本身就值得探究，尤其是它的历史存在模式。换句话说，对亚洲人双眼皮的深入分析，拆毁了西方形而上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以视觉为中心的结构，方法是通过指出两种理论中的明显差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出了其中未确定和暴露过度的自我形象。这就好像西方的目视是裸露的，因为东方的双眼皮首先看到它。那么是什么样的裸露呢？这种裸露的高尚之处何在？视觉的盲目性是如何展现的？又是如何重组的？

下面让我们进一步描述如何以解构的方式在原有眼睛的神话上加上或减去一层眼皮。如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皮则是窗帘或窗框。眼皮和窗帘的作用都是使外面的观者（包括自尊的窗户主人）觉得美观。安装窗帘主要是为了阻隔邻居和陌生人的视线，但它却

同时给他们的大眼睛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帕克和卢武铉总统二人，他们奇妙地变得更自信了。这一资产阶级美学传统有关家庭空间的构架和分隔，造成了愿望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窗帘或是窗框或清晰或模糊，或真或假地展现了屋内正在忙碌的身影；另一方面，它们却又阻隔了外面的目光对这些内部活动的探究。窗帘，无论拉开或是合上，本身都是一种美学陈述，是华丽的陈述——它意在隐藏、保护（那些被想象为自然的、正常、有组织的东西）。窗帘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审美意义上，“增补”（借用德里达的术语）了房间的内在性，其投射的外在性完善了房子的场景。

上述类比所表达的观点，与争论的核心，在于正统西方形而上学理论的核心——灵魂的窗户（是灵魂的窗户，一点也不涉及窗帘）和其“经济模仿”^[25]功能，迄今为止这一点没有得到多少理论关注。有关“正直”的重要康德式问题与模仿论不可分割，这一问题关注的是——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一场不可能的有关“完美的商业”的美梦，和“生产不可兑换之物的纯粹生产力”^[26]。这里，以解构的方式揭露和重申了艺术创作的外在性和非自主性。艺术心灵的作品是如何构思、创作的？形式与力量、自由和约束是怎样相互影响而创作出艺术作品的？对美的反复表述（例如，某天才的创作甚或是上帝的创作，意即，他们是天然的矛盾统一体：既控制艺术，自身又被控制）是如何产生的？——无限的想像力和概念上的责任义务怎样才有可能互相影响？在对无限的反复表达和类似的政治经济生产活动（这正是美术创作极力摆脱的东西）之间又如何会有相互影响呢？比如，在美的产出中，日出/日落和被理解为“薪水问题”的太阳能资源分割，两者有何关系？感性和机械记忆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将这一系列问题转换成目前关注的问题：目前这种投机的现代性和严格的康德美学能够理解——更遑论欣赏——亚洲人割双眼皮作为额外装饰的行为吗？这对于康德来说应该不仅是一种唯利是图的艺术行为，而且是将人类客体化。此外，

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会逃避审美和道德的公正评判。那就是眼皮本身，作为眼睛的附属品，一件“装饰品”，被遗忘、被排斥，它“并不是代表整个物体的内在要素之一，而是作为物体外在的补充”^[27]。但令人迷惑的是，在这儿眼皮既是他者，也代表他者。正如前文据时尚业的运作逻辑（该行业利用的手段是交换不可交换之物、交换宝贵的差异）所论，它最终参与外貌的互惠经济。

眼皮，作为眼部的装饰，它既不属于也不脱离眼睛本身，却能够使眼睛改变。这种实践的双重记载，自然是令研究边缘内容的哲学家感兴趣的。因为“写作的空间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能理解的空间。然而，它的为人理解始于其源头，也就是说始于开始记载的那一刻，正如所有的符号作品，它制造重复并因此在那一空间中创造理想状态”。省略之解构方法，因此可以被描述为通过分散而达到完善，省略彻底检查了纯理论哲学与现象哲学遵循的规则，在巴赫金的 *exotopia*（外在的对话双曲空间）上刻下了一个玷污的重复的逻辑：“双”眼皮，当买进和使用（建立和解释不同种族间审美的互相影响的）理论模式的资源时，通过暴露自身的盲点，来质疑其自足性和合理性。“模仿经济”在此意义上成为了“同样的经济，甚至是经济本身的拙劣模仿（确实，甚至可以作为这些抽象概念的倒置）”^[28]，成功地对原物作了失败的仿拟。比如，哈维继续问道：“是什么将德里达和康德联系起来？或者，在对康德的解构中什么是危险的，以至于使解构得以实现的条件本身显露在典型的框架中？”^[29]通过“倒置（via the hinge term）”而扭曲^[30]？也许，到那时，才可以说双眼皮是魔必尔斯的“眼手妥协”。在此期间，人不仅写作，而且根据手的命令，有点盲目地阅读^[31]，“因为在此，问题并不在于行动，而在乎感觉”^[32]。

把眼睛视觉这一范例作为研究亚洲双眼皮产业内人种间矛盾和种族审美的唯一框架，看似合理，却和前面曾阐述过的一样，又一次不适当当地抬高了凝视的、探究的眼睛的地位。这一风险有着含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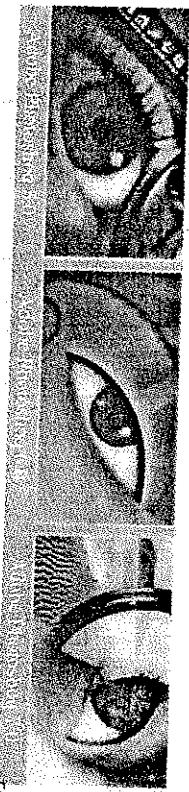
的反讽意味，因为我们争论的焦点并不是眼睛，而是与眼睛有关的眼皮的外在性和易变性。这一点很容易被完全忽略，除非我们能够留意到亚洲人的双眼皮（作为政经交易的心理—政治和跨文化的象征以及结果）本身说了什么，要求了什么，又进一步产生了什么。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解释如今日益流行的潮流——东方眼睛的西式模拟呢？用另一种解构眼光来看的话，会看到眼皮更明显、更顺从、更执着的外在性和物理意义上整个眼睛的外在性。

所以，即使目光没有变，外表却改变了。视觉陷入的另一个反讽陷阱是对排斥他者的回报：当不同种族的相互刻写保持静止，受到政治话语的详细审查——即所谓“观看的权力”^[33]，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占有性地排斥和使种族他者或是模仿对象本质化成为了相互的准则，这一准则使得种族可见性/不可见性、秩序/无秩序的话语中的偏执妄想症愈加恶化。怎样才能够使得有关双眼皮的心理一社会存在论或是魂在论的思考，不会发展成为对裸露的眼皮的自我实现式追求——这正是玷污的重复的解构逻辑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比如，1969年，川崎一郎（Ichiro Kawasaki）在《撕下假面具的日本》（*Japan Unmasked*）中写道：“如今，已有不少虚荣的日本女孩把头发染成琥珀黄或淡黄色，且通过特别的面部手术来把自己改造成白种人的样子。然而，这些女孩永远都只是日本人，永远不会被西方社会或西方人承认和接受。因为日本民族的共性非常显著。”“独处于日本人之中的白种人也显得怪异，对他来说融入日本生活也远非易事。”^[34]由此看来，是否川崎想表达的是：西方社会中的日本人尽管试图改变自己的相貌，让自己更像西方人，却不能成功地被西方人接受，而这只是因为日本人同样不会将在日本的西方人认同为日本人。这段引文的逻辑虽然费解，却是我们熟知的，因为当好奇的大众面对陌生的他者时，发生的情形常常被这样描述。这位日本外交官的反思体现了思维在两点之间的穿梭。“

日为日本人,终生为日本人”,这一有关民族共性的说教既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历史语境,又可作为排外主义“一日为他者,终生为他者”的抽象框架。人们利用它很方便地就省却了解释的麻烦:不必再去考虑为什么“日本女孩永远无法被西方接受”以及为什么“高个的白种人永远不能融入日本”。这段陈述中隐含着种族纯正性的神化与意识形态,以及并存的文化效力。

追求单一种族、单一文化的纯正主义者以一维视角来看待问题,而采用这一视角的结果是身体主动地、自反地将选择的印象重新绘制、写入、深化以及重组入原因之中。因此,《撕下面具的日本》也许改为《戴上面具的日本》更好。这本书试图揭露的东西最后却被掩盖隐藏了起来,虽然它“大胆说出了真相”,却并没有表白任何东西。日本人也开始戴上三层眼皮,假装要恢复眼睛原本的模样。在当今世纪,还有谁能逃过这个陷阱?对抗它的希望在于:在眼皮的整形术中,在这个以种族模仿为目的的行为当中,是否存在某种潜在的颠覆力量?目光的飞弹^[35]会不会通过身体在技术意义上对美学处理的屈服,进一步摄下它的形象,并不断实现它改造他者的潜能?难道不是他者的目光创造了他者的目光吗?由此而造成的眼皮的双重构架,应当以动态美学,而不是静止美学为背景来进行解读。那么这多余/缺少的可分离的眼皮及其物质延展性,和指标上的多变性,一定具有某种认知的、审美的、政治性的作用。它不可以和人或是人作为欲望主体混为一谈。此外,在对此反复思考之后,是否还有更好的框架,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动态度理解他者的审美刻写呢?



注释:

- [1] “Plastic Aesthetic Surgery Beverly Style (贝弗利式整形美容手术)”,
<http://www.beverlyhills-plasticsurgeon.com/asian-double-eyelid-surgery.htm> [2005. 8. 13].

- [2]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eds.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 30.

- [3] “现代性是第一个世界秩序的集中性‘管理’的结果”;“伽利略,当他有了那个伟大的发现时,他热诚而天真地写道:‘宇宙这本大书里记载的哲学始终是欢迎我们阅读的。然而,只有掌握了它的语言和文字你才能读懂它。这一语言就是数学,它的性质就是三角,圆周和其他几何图形,不知道这些,人类就无法认识宇宙;没有这些知识,人就只能在黑暗的迷宫里兜圈子。’”(引自 Stillman Drake.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 [4]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eds.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 61.

- [5] David Palumbo-Liu. *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5.

- [6] David Palumbo-Liu. *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0.

- [7] Robert Bernasconi. “The Invisibility of Racial Minorities in the Public Realm of Appearances” in *Race*, ed. Robert Bernasconi, Oxford: Blackwell, 2001, pp. 284~299.

- [8] 亚洲的病人也热衷做鼻、眼整形。在东方,这两种美容手术都很受欢迎。那里的外科医生在医院外为尽可能多的病人做手术。这类外科医生被美国医生称为“小诊所的医生”(Doc-in-the-box)。同时,这儿的医生说,虽然病人的美投诉求是“合理”的,但是,按西方人的面孔来给亚洲人整形,就好像是用错误的配件来组装“薯头先生”。

- [9] 电影《迷中谜》(Charade) (1963) 的日本海报, 导演斯坦利·多南(Stanley Donen), 主演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和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见 <http://www.movie-poster-posters.com> [2005.8.13].
- [10] 贝蒂·戴维斯(Betty Davis)(左)和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右)的眼睛。见 <http://www.divasthesite.com/eycatching.htm> [2005.8.13].
- [11] 电影《禁房情变》(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1967) 的日本海报, 导演约翰·赫斯顿(John Huston), 主演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见 <http://www.movie-poster-posters.com> [2005.8.13].
- [12] 参见“Asian American Life Style”(亚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见 <http://asians.net/Lifestyle/Mirror/mirror.html>. [2005.8.13].
- [13] Mary Beth Mader在私下谈话时虚构的一种税。
- [14]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p. 14.
- [15] David Palumbo-Liu, *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2.
- [16] Ashis Nandy,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xv.
- [17] 奥迪伦·雷东的石版画作品《白天》(1891)。这里引用的六幅石版画均来自圣弗朗西斯科美术馆图像部。参见 <http://www.thinker.org/index.asp> [2005.8.13]。译者注: 奥迪伦·雷东(Odilon Redon)是法国19世纪末象征主义画派的主要画家之一。他认为绘画主要是想象的结果, 而不是视觉印象的再现。因此, 他反对印象主义的色光追求, 而致力于表现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鬼怪幽灵和幻觉形象。
- [18] 奥迪伦·雷东的石版画作品《光》(1893)。
- [19] 奥迪伦·雷东的石版画作品《阴影中的人们正在哭泣和祈祷, 周围的人正在劝诫他们》(1896)。
- [20] 奥迪伦·雷东的石版画作品《白昼终于降临, 在太阳的光盘中基督耶稣的脸闪耀着》(1896), 第24号。
- [21] 奥迪伦·雷东的石版画作品《离开了头的眼睛飘浮着, 好像水中的软体动物》(1896)。
- [22] 奥迪伦·雷东的石版画作品《佛》(1895)。
- [23] William McNeill, *The Glance of the Eye: Heidegger, Aristotle, and the Ends of Theory*, New York: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1~2.
- [24] Oscar Wilde,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 558.
- [25] Jacques Derrida, “Economimesis,” trans. Richard Klein, *Diacritics*, 1981, 11 (2), pp. 3~25.
- [26] Jacques Derrida, “Economimesis,” trans. Richard Klein, *Diacritics*, 1981, 11 (2), p. 9.
- [27]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J. H. Bernard, New York: Hafner Press, 1951, p. 61.
- [28] Irene Harvey, “Derrida, Kan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arergonality”, in *Derrida and Deconstruction*, ed. Hugh Silverman,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59~76.
- [29] Irene Harvey, “Derrida, Kan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arergonality”, in *Derrida and Deconstruction*, ed. Hugh Silverman,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60.
- [30] Irene Harvey, “Derrida, Kan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arergonality”, in *Derrida and Deconstruction*, ed. Hugh Silverman,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60.
- [31]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Minuit 1967, p. 409,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89.
- [32]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Minuit 1967, p. 409,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89.
- [33] “……守旧的传统(如海德格尔的传统)依旧关注对生命有机组成的复杂性的简单压制, 如今代之以‘权力意志’策略(尼采和福柯所作的详

- 细评论)。”引自：Dussel, Enrique. “Beyond Eurocentrism: The World-System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in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eds. 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
- [34] Ichiro Kawasaki. *Japan Unmasked*. Tokyo: Rutland, Vt.: Charles E. Tuttle Co., 1969, p. 152.
- [35] “目光的飞弹”这一简洁陈述乃出于一时灵感。2005年7月在中国武汉，汤姆·科恩把逛街的李圭(Kyoo Lee)视为“行走的身份导弹”。
- [36] Dyske Suematsu. “All look same?”(看起来一样吗?)，见 <http://www.alllookslike.com/archive.asp?poster=2> [2005.8.13].

文化研究及其诸众：“坚实历史”， 学术努力和“全球大众文化”

〔美〕 奥尔巴尼大学 迈克·希尔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何卫华译

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的销售目录中，出现了这样的广告语：“书籍市场现在犹如一间充满越来越多灰尘的屋子，被主体性(human agent)匮乏的著作充斥，而本书不亚于吹进来的一缕清新空气。”发布者用这种语调继续说道：“就其反对文化研究而重申‘坚实’历史而言，无疑这是一本举足轻重的书……历史学家在文化研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以致他们实际上是在砸自己饭碗。”有下之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这本著作《英国的民众抗争：1758—1834》，仿佛会力挽狂澜。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离我们时代较近的E.P. 汤姆森(E. P. Thompson)，其关于民众“道德经济学”的著述，作为文化研究的奠基文本，一直被广为征引。继其之后，蒂利则可被视为当前在“民众抗争”(popular contention)方面最杰出的学者。在研究群众异议(mass dissent)这一问题上，他可谓是汤姆森的得力继承人。上述广告语清楚告诉我们，将蒂利的著作定位为关于“民众抗争”的前沿著述，有这么几个理由：首先，它认为对于发生于18世纪的群众斗争，应以全新的方式进行理解；其次，它希冀用更为严谨的、坚定的“坚定历史”知识，对汤姆森之后出现的已经生产过剩的文化研究进行抑制。该书认为，文化研究无处不在，“理论”过于臃肿，没用。我们寻思：作为一种过剩学术知识，文化研究肯定存在问题，文化研究